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84
29 January 1976

CHINESE

第一八八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四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萨利姆先生

理事国：贝宁

中国

法国

圭亚那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帕基先生

赖亚力先生

德拉泰亚德先生

杰克逊先生

芬奇先生

金沢正雄先生

基希亚先生

阿洪德先生

博伊德先生

达特库先生

里德贝克先生

马立克先生

默里先生

莫伊尼汉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二月四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五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的局势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918)

主席：按照历次会议所作的各项决定，现在我请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布隆迪、古巴、埃及、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约旦、肯尼亚、科威特、利比里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波兰、沙特阿拉伯、南非、突尼斯和南斯拉夫等国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当他们希望在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现在我也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代表团的各位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孟加拉国代表卡里姆先生；布隆迪代表米卡纳古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印度尼西亚代表马尔庞先生；牙买加代表霍尔先生；约旦代表沙拉夫先生；肯尼亚代表迈纳先生；科威特代表比沙拉先生；利比里亚代表米尼康先生；马里代表西塞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波兰代表雅罗谢克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南非代表博萨先生；突尼斯代表德里斯先生和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马纳先生（赞比亚）和其他代表团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问题。第一位发言人是尼日利亚外交部长约瑟夫·加尔巴先生。因此，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加尔巴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愿以尼日利亚政府的名义，感谢你和安安全理事会其他理事国让我代表团参加这次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安全理事会会议。我感到特别满意的是，你主持安理会对一个令非洲最关切的问题，进行关键性的辩论。你所代表的国家同尼日利亚具有紧密地兄弟般关系。大家都知道，你个人专心致力于解决非殖民化问题。我因此确信，安全理事会在你的同事的必要合作下，将会在纳米比亚漫长乏味的自决旅途上取得进展。

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曾一再讨论纳米比亚问题，以至大家现在都很清楚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如果纳米比亚问题仍未获得解决，这并不是因为安全理事会不知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安理会已经通过了许多决议和决定，一旦加以执行，则将使纳米比亚同各国立于平等地位；但南非始终漠视这些决议，因为它确信将会阻止安理会采取执行的行动。我们今天只是本着希望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没有任何迹象清晰地显示，在安理会结束审议工作的时候，我们会更接近我们大家为纳米比亚拟订的目标，而达成这个目标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从一九六八年以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大约十四项决议。这些决议中的一些规定重申了以前的决定，而另外的一些规定则设法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他变通办法。所有这些规定都具有和平的目标和范围。其中一些规定明确地针对南非，而另外的一些规定针对联合国的其他会员国，特别是那些具有协助实施这些决定的能力和影响力的会员国。这些努力取得极少的具体成果。

我在上面说过，南非漠视联合国各重要机构的一切决定，从而使我们所有关心这个问题的人越来越接近实际上放弃这种和平努力的地步。南非代表早期在这次辩论中所作的发言，再一次使那些已经断定南非将永不会同意和平地将政权移交给纳米比亚的人们感到失望，感到痛心。我国政府对于这种发展局势极为关切，毫无疑问，安理会已一次又一次地听取了许多代表团所表达的同样的关切。

同样使我国政府感到关切和惊奇的是，那些最能够促使南非放弃其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态度和行动的国家，始终没有以行动证明它们要和平解决这问题的明确承

诺，并且有时甚至采取同这个目标背道而驰的行动。这些国家一贯毫不含糊地声称支持自决，但当问题涉及纳米比亚和南非时，它们却犹豫不决。我国代表团关切地注意到荷兰代表团以九国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名义在S/11945号文件内散发的声明。尼日利亚政府热烈希望，九国除了向纳米比亚的侵占者提出令人鼓舞的新方针以外，还要同时注意到其他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的一些规定，其中要求所有会员国采取具体的行动。我想特别提一下下列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

第一，安全理事会第269(1969)号决议的执行部分第7段

“请所有国家避免与自称代表纳米比亚领土之南非政府从事任何交往”。

第二，安全理事会第282(1970)号决议的执行部分第6段

“促请全体国家严格遵行对南非之武器禁运，并切实协助本决议之实施。”

第三，安全理事会第283(1970)号决议的执行部分第1段

“请所有国家避免与南非政府维持任何暗示承认南非政府对纳米比亚领土享有权力之外交、领事或其他关系”。

第四，安全理事会第301(1971)号决议的执行部分第15段

“请所有国家支持并促进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并为此目标，充分实施本决议的规定”。

第五，安全理事会第310(1972)号决议的执行部分第5段

“要求虽有安全理事会第283(1970)号决议有关规定而现仍有国民和公司在纳米比亚经营的一切国家采取一切可用的方法，确保其国民和公司在雇用纳米比亚工作人员的政策上，遵照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规定”。

在历史上值得注意的是，最初将纳米比亚委托给不列颠政府统治，由该国政府负责尽量促进该领土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福利以及社会进展。后来未经纳米比亚人民的同意和不顾他们的反对，将这项委任统治权移交给南非政府。我们知道，这项行动的动机是战胜国希望鼓励整个纳米比亚人民的发展。关于这方面，纳米比亚并非唯一的这类联合国委任统治地。喀麦隆、坦噶尼喀和多哥都同样地交由英

国、法国和其他与同盟国有关的国家来统治。可是，由于某些世界大国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勾结，纳米比亚是唯一仍然在殖民主义束缚下的领土。

尽管纳米比亚人民和国际大家庭不断反对，南非已经逐步地把它的种族主义政策和做法搬到纳米比亚。由于其西方盟国的继续支持，南非可以毫无困难地不断藐视联合国的决议。南非的西方盟国，由于经济原因，不愿意使用它们对南非的毫无疑问的影响力来促使纳米比亚获得自决。关于此点，尼日利亚政府要求美国、日本及其他在欧洲的南非盟国负起它们的责任，迫使南非遵守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正义要求。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在其发言中形容一九六六年国际法院的决定为唯一有效的决定，因为这项决定是由大会选举的著名法官所作出的。可是，南非代表却拒绝接受后来一九七一年由同样有资格的法官作出的国际法院的决定，这项决定肯定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较早的各项决定，为联合国结束南非对该领土的委任统治提供了基础。显然地，这种不知所云的谈话前后矛盾，不合逻辑。

尼日利亚作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国，已经表明信守理事会的目标和宗旨，我们将继续支持理事会的工作。此外，尼日利亚同样清楚地表明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反对南非的斗争，只要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种支持不但会继续下去，还会进一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

尼日利亚对那些继续支持南非维持其非法留驻纳米比亚的国家的态度将不断重新加以审查，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将越来越取决于它们不仅在纳米比亚而且在整个南部非洲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行动。关于这方面，我愿提一下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资源的第一号法令，并愿宣告尼日利亚接受这项法令的合法性和将予以执行。

我的了解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当前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目的在审慎地打算要达到一些有限度的目标。尼日利亚政府支持这个处理办法时，不希望有人将之了解为尼日利亚在决心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反对南非、争取彻底解放的斗争方面有任何松劲的现象。南非政府曾经在多次的公开声明中谴责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

民组)作为纳米比亚人民真正代表的很有根据的主张,并且试图利用受到一致谴责的班图斯坦政策来制造各部落间的不和。让南非和它的支持者接受自由选举为决定谁是实际上代表人民的最有效的方法。

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以及西南非民组的代表已经在这个庄严的理事会前面清楚地说明了要有效地决定人民的意愿所必须满足的一些基本条件。下面是我国政府全心全意支持的一些条件:

- (a) 南非应该在精神和行动上遵守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各项规定。
- (b) 南非必须释放所有纳米比亚政治犯,包括那些因为违反所谓内部安全法而遭监禁或拘留的纳米比亚政治犯,不管这些纳米比亚人已经被控告或被审判或未经控告而遭拘留,也不管他们是否被拘留在纳米比亚或南非。
- (c) 必须取消在纳米比亚实施一切种族的、歧视性的和政治迫害性的法律和惯例,特别要取消班图斯坦和本土的设立。所有目前因政治理由而过着流放生活的纳米比亚人,因无条件地给予回到他们国家的充分便利,不得冒逮捕、拘留、恐吓或监禁的危险。有人曾多次地要求安全理事会审议南非的态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特别是对南部非洲,所构成的严重威胁。安理会的一些常任理事国显然同南非政府取得默契,同样自始至终地否认这种威胁的存在,比如甚至仅仅在几天前,当南非政府通过其代表向安理会证实南非已经将其军事活动从它的合法领土扩展到各邻近非洲国家时,也一样否认威胁的存在。

我国政府对南非代表这种承认侵略的作法丝毫不感到奇怪。我们一直充分认识到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罪恶战略,其目的是要在它本身和自由非洲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最近这个政权不是对安哥拉这个具有主权和独立的国家进行赤裸裸的侵略吗?显然,这就是比勒陀利亚对在其责任范围内的地区采取警察行动的一种理解。

这种现象的另一面是,对捏造的关于纳米比亚非洲人的高生活标准的数字和那些诸如“重大的西方利益”,“全球性的防卫系统”,“意识形态的利益”,“传统的势力范围”等骗人的论调,非洲人民感到十分不耐,十分厌倦。在说明这些

概念时，压根就没有考虑到非洲的真正利益。那些认为他们比我们更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的所谓非洲的朋友们似乎完全没有把我们考虑在内。

尼日利亚将不再接受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纳米比亚摆脱种族隔离和比勒陀利亚压迫性政权的控制是符合纳米比亚人民和非洲人民的利益的。这是很好的理由，足以用来维护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的大会决定，这项决定曾由安理会加以肯定。安理会是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你的责任是务必达成这个目标，不得无故拖延。关于这方面的努力，让我重述一遍，安理会可以指望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将会充分履行安理会的决定所可能加给它的任何责任和义务。

主席：谢谢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对我国和我本人所说的客气话。

博伊德先生（巴拿马）：主席先生，我们得以在你的主持下进行谈判，以期铲除造成非洲局势紧张的最严重的温床之一，巴拿马代表团认为是最鼓舞人心的巧合。这个温床的存在，是南非在其土地上和在纳米比亚领土内实行殖民主义政策的一个结果。

多少年来，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上都列有纳米比亚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政治的和法律的解决，因为南非无权把其意志强加于纳米比亚人民和领土。我们以各种方式辩论纳米比亚问题，几乎已经有三十年了。我们可以回溯到一九四六年，当时比勒陀利亚政权理应将纳米比亚纳入托管统治，但是它拒绝这样做，声称它已经同该领土内各部族就其意愿进行了协商，因此决定兼并该领土。后来，大会在一九六六年以第2145(XXI)号决议撤消了南非对西南非洲——就是今天的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并且表示联合国有对该领土直接负责的意愿。

次年，大会设立了纳米比亚理事会，在该领土获得独立前负责其行政管理，并表示理事会应立刻与南非政府展开谈判，以确立这块常常被提到的领土的行政权移交程序。众所周知，从那时直到现在，比勒陀利亚政府一直拒绝接受国际社会的各项决议，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上一次在一九七五年，当安全理事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时候，发生了一场有趣的辩论，但是因为三个常任理事国的反对票，安理会不能就本项目通过一个决议，一个得到大多数支持的协议因而得不到采纳。

从那一天到现在，安全理事会没有再采取过什么行动。可以认为，南非把安理会的这种沉默看成是对于它以种种可虑的发展去加速巩固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的一种鼓励。

由于这种令人不安的情况，大会在最近一届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3399(XXX)号决议，其中坚持安全理事会于一九七四年一致通过的第366(1974)号决议的所有条款都必须执行。

尽管如此，南非继续拒绝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和决定；同样，

它也拒绝执行国际法院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咨询意见，该项意见确认纳米比亚为一个国家，其领土完整和统一应当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

我们有关于南非蔑视安理会，拒绝执行第 366(1974)号决议的文件。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份文件是安理会最近所编制的最完整的文件。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举行、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成绩的会议的记录，对国际社会对南非的消极态度所作的批判性分析有一个历史的叙述。现在，我们必须坚持维护安全理事会第 366(1974)号决议的一切规定，并设法通过明智有力的新决议来执行各项有关决议和决定。

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南非继续在那里实施种族隔离，继续意图在该领土上制造“班图斯坦”。这都是南非以建立所谓“本土”的方式而实行的国家政策。

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各国人民一向共同合作。在这种合作的范围内，我们一贯给予援助，以寻求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等问题的解决，但是这些问题依然威胁着非洲大陆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巴拿马代表团坚决谴责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并且支持可以使谴责得到实施的各种措施。对人类的尊重应当是各国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为了消除凌辱、提高人类尊严和建立社会共存的伦理原则，我们将热烈支持所能采纳的任何有效措施。

巴拿马向来反对以“种族隔离”为基础的那种卑劣的政治制度。在这里，我们不仅是要陈述一下原则便算，所以我们声明，我们与安理会中的不结盟国家一样，准备建议具体行动，以结束该领土被占领的局面，因为该领土现在应该已经是在联合国的管理之下。

我们常常听到殖民主义者的陈腔滥调，说这块等待解放的领土还没有能力独立。但是南非如果希望保持纳米比亚的现状那就错了，因为在那个地区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证明，那里的各个国家越来越热衷于捍卫它们的独立，并且决心维护自己的主权。

巴拿马谴责非洲和美洲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在安理会以及所有国际论坛上，当我们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时，拉丁美洲人民日益感到同非洲人民关系的密切。

我想这是一个适当的机会，让我代表在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领导下的革命政府声明：巴拿马至今还没有找到办法去解决把我国领土切成两半、被称为巴拿马运河区的那块殖民地的问题。各位代表都知道，所谓巴拿马运河区，就是连接两大洋的水路两岸各宽五哩的一片土地。美国不尊重巴拿马对这块土地的有效主权；逾越了巴拿马所授予它使用、维护、清洁及防卫巴拿马运河的权限，并且实行种族歧视政策，这种政策虽然不如南非的种族隔离那么极端，但对我国的欺侮和凌辱是一样的。

今天早上，我们听到科威特的比萨拉大使说，种族隔离的目标之一基本上是实践以黑人的廉价劳工换取白人舒适生活的不人道哲学。在名为巴拿马运河区的这块殖民地中，从一九〇三年起我们就在遭受带着不同颈圈的同一条狗的毒噬。起初工资分成两类，一类给白人，一类给我国国民。白人的称为“金薪”，巴拿马国民的称为“银薪”。后来名称改了，叫做美国薪给率和当地薪给率。现在，这种制度又变成“安全防卫性职位薪给”和“非机密性职位薪给”。

我们在谴责种族隔离时，必须痛斥在巴拿马这样的国家之内的这种可悲的情况。巴拿马在国际上一贯反对种族歧视，对其国民从来没有实行过歧视性的法规，但是现在却成了外国政府在我们的领土上强行实施的歧视政策的受害者。

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谴责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并要求南非采取必要的步骤，撤去它在纳米比亚的非法政权。此外，安理会曾在一九七五年试图通过一个决议草案，要求各国遵守《宪章》第七章的规定，不向南非供应武器，但是这个决议草案遭到安全理事会三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

南非竭力制造叫做“班图斯坦”的小社区，以分裂纳米比亚人民，并打算组织宪政会议，但是不让纳米比亚人民的最重要阶层的代表参加。这都使我们感到忧虑，因为所有这些都会促使该领土变成情势紧张的根源，而威胁非洲的和平和安全，并且通过它对邻近各国的影响而造成可怕的后果。

除了上述各点之外，我们还必须指出一点忧虑，就是南非企图使纳米比亚军事化，以便永远留在那里，维护它的暴虐政权，并公然利用纳米比亚的领土来进行可能威胁其他非洲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军事侵袭。

西南非民组行政书记加罗布先生两天前在安理会斥责南非存心成为核国家。他的发言使我们感到极为震惊，因为我们大家都清楚，这对同我们友好的南部非洲次大陆国家是多么危险。

对国际社会而言，由于我们没法迫使南非执行我们已经通过或者即将通过的决定，造成了一个长期令人感到不安的问题，因为这使本组织的权威以及会员国对整个世界的信用都受到了威胁，整个世界就眼睁睁地看着南非如何继续嘲弄《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和联合国关于人权、人类尊严和男女权利平等的各项基本决议。

巴拿马希望在安理会这次辩论中，对寻找有助于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措施有所贡献。这些措施应当坚决谴责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强调要求南非遵守联合国各机构的有关决议。我们希望，就巴拿马对南非在纳米比亚实施种族歧视政策和胡作非为以及它实行新政策，意图制造所谓“本土”来破坏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统一等行为而作的最强烈谴责来说，将在这次辩论结束时产生出来的决议不会又是一纸空文。

对于将纳米比亚军事化、将南非变成核国家的企图以及领土宪政会议的召开，我们都必须加以谴责。我们必须竭尽我们所能使用的一切办法，向南非施加压力，迫使它让纳米比亚在联合国控制下举行自由选举，让纳米比亚人民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前途。

我们一贯主张南非在该领土执行《世界人权宣言》，也主张尽早释放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政治犯。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这次辩论上充分阐明：南非必须停止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和政治镇压，并停止奉行以所谓的“班图斯坦”和“本土”的形式实行的隔离政策。南非必须承认纳米比亚是一个统一和完整的国家，保证执行联合国的各项决定和国际法庭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咨询意见；同时在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监督及控制之下举行自由选举之前，必须向所有因政治理由流亡在外的人保证，在他们回国之后，不会再有被扣押的危险。

作为一个一向支持非洲自由的拉丁美洲国家，我们在安理会理事国的任内，将毫不放松地履行重申《宪章》的反殖原则和联合国各项基本决议的神圣使命。

芬奇先生（意大利）：我相信，安理会所有理事国和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除了南非以外——对于纳米比亚问题的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所有方面，都有一个基本上共同的而且是非常明确的看法。对于需要怎样的解决办法，我们的看法也同样是清楚明白的。就我自己的代表团来说，我可以说这已经是我们在很长很长的时间以来的看法了。联合国的正式记录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个事实。以后我会提到这些记录。

南非政府故意顽固地拒绝去了解并接受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的一些事实真相，的确是最令人失望的。遗憾的是，当我们大略地看过南非常驻代表刚才散发的长信以后，我们和前面的发言者所共有的强烈的失望与灰心的感觉并未减轻。相反的，这封信加重了我们这种感觉。但由于我们知道真理在我们手上，未来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不应放弃最后的希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应放弃希望。用一句老话说，有些东西比枪杆子、坦克车和炸弹威力更大：就是世界舆论。如果这对过去和现在的大国是如此的话，对南非来说，便更加贴切了。

因此，意大利代表团相信这次辩论是及时的，有益的。安理会可以更加义正词严地为世界舆论和人类良心说话。

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对比勒陀利亚政府保持警戒，毫不放松，不断向它施加压力。当然，我们不会相信我们能够朝着恢复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这个目的作出迅速重大的进展。然而我们不想对南非政府在该领土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当然南非的行动，基本上是不能接受的，是完全不足够的，但从这些行动中，我们看出了一些迹象——不管这种迹象是多么微弱——我们看出了南非知道今后事情的发展是不会象往常那样的了。

我们必须保持压力，，必须增加压力，情况才会真真正正地改变。我们认为这就是安理会再次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题目的理由。

诚如意大利代表一九七五年六月四日在这个会议厅所说的，我们不认为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纯粹是非洲的问题；相反的，这是本组织所有会员国都关心的问题。

请让我回顾一下，意大利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是符合它坚决支持的《宪章》原则和宗旨的。我国代表团在安理会这儿和在其他地方的许多次发言都足以证明。我们的行动也同样是一致的。事实上，意大利曾经投票赞成第2145(XXI)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结束南非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一九七一年，当时意大利是安理会的理事国，我们投票赞成第301(1971)号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安理会重申纳米比亚人民有争取自由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我们又投票赞成安全理事会第311(1972)号决议，这项决议考虑到当时南非和整个南部非洲的情况，要求所有国家遵守对南非的军火禁运。当时意大利经济困难，能够扩展贸易对它来说是格外有吸引力的，但意大利不顾这方面的利益，严格遵行这项呼吁。我们觉得，我们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是值得赞扬的，因为它表示：当基本的原则或是非问题受到危害时，我国也愿意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

让我也回顾一下我们对联合国各种南部非洲基金的支持。这些基金的一个用途是要帮助纳米比亚的难民和被流放的人。

过去我们在这儿说过，意大利在纳米比亚没有商业，工业或财政上的利益。我们的政策是避免在这块领土上采取任何主动。

一九七五年六月四日意大利代表曾在安全理事会第1826次会议上提到意大利政府在比勒陀利亚制定的关于纳米比亚局势的新外交方针。然后，他告诉安理会，我国一直不断敦促比勒陀利亚政府在联合国《宪章》和所通过的决议的原则的基础上，加快确保纳米比亚获得自决的步骤。

在我之前的联合王国和法国的代表已经谈到欧洲经济共同体九个成员国最近采取的非常重要的立场。我现在也要谈谈这个立场。

在这方面，让我指出，在我国担任共同体主席的六个月里，我国政府特别注意到当前纳米比亚的不幸局势，曾促请我国的八个伙伴国家对这个局势给予特别考虑。它们的反应是最为积极的。

意大利外交部长以欧洲共同体主席的身份曾于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六日纳米比亚日致函秘书长。这封信扼要地叙述了共同体九个成员国关于这个问题的共同立场，也就是说南非应当尽快撤出纳米比亚；应当给纳米比亚居民行使自决权的机会；应使他们能够采取在联合国监督下，通过完全民主的过程，对整个领土的政治和立宪前途表示意见的途径行使自决的权利；最后一点是，这样的过程应该立刻展开，不能再拖延。我们九国又强调了这样的信念，认为在自决的过程中，应该准许所有的政治团体在这块领土上完全自由地从事和平的活动。

继鲁莫尔部长将九国的坚定的共同看法表达给秘书长之后，意大利总统在九个成员国为加强政治合作而进行的协商中，继续鼓舞大家，推动大家，引导共同体向南非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对比勒陀利亚实行联合新外交方针。这种想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这个新外交方针是在几天以前提出来的，并通过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第S/11945号文件内所载的信向秘书长报告。选择这个时机是为了要配合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的召开。

我们聆听了南非联邦大使奉他的政府的指示所作的声明。虽然我们对他并不抱期望，但我必须十分难过地说，他又再次不能回答我们的基本问题：南非究竟何时撤出纳米比亚？因为这就是我们所首先期待的。

他建议我们可以考虑在温德和克召开的宪法会议所作的决定。这个建议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那次会议的代表性或其召开的合法性；因此也没有理由相信继他的声明后所发表的在法律和政治上来说都是离题万丈的信的内容。我不想详细讲述这个声明和这封信，浪费在座诸位的时间。

我只想说明白一个要点。尽管我国政府和九国政府已再三努力予以说明，南非政府似乎无法了解。南非政府一再告诉我们——它又再次在这里和在各国首都重弹它的老调——它认为解放的过程应当在没有联合国干涉的情况下进行。

我们认为这种论点是绝对站不住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过去南非在纳米比亚所持有的任何权力都已经终止很久了。它没有理由赖在那里。相反的，监督这块领土的非殖民化过程是联合国的责任。我国代表团驳斥了南非政府提出的似是而非的言论。我本人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安理会第一五八四次会议上曾经驳斥了他们的论点。自从那时候开始，我没有听到过任何对于我国代表团四年多以前提出的所有政治和法律观点的有效批评与答复。

谈到我个人的亲身经验，如果安理会不介意，我倒想和我的同事共同回忆一下其他的往事。一九六六年，大会作出了结束南非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的历史性决定，并宣布西南非洲今后由联合国直接负责，当时由十四个会员国组成的特设委员会已经做了差不多一年的工作了。

自委员会成立以来，意大利就是它的一个成员。

我可以这样说，虽然委员会在采取那一种最适当的行动才能使纳米比亚人民在合理的时间内获得自治独立方面，没有达成共同意见，但也提出了许多令人感觉兴趣的看法，而且其中一部分已获得实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重要的是存在于委员会所有成员之间的谅解、团结和献身于美好人类事业的精神——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无论我们是来自非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亚洲，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这个委员会的代表是前任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他后来被任命为国务卿。

在那些早已过去的年代里，我们心中的目的和今天的并没有不同。

我谈到了在那些年头里鼓舞着我们的目标一致的团结精神，是因为我现在比从前更深信，从去年开始所发生的事件看来，保持安理会的团结实在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在安理会愈团结，我们影响南非政府和人民的机会就愈大。

杰克逊先生（圭亚那）：主席先生，在安全理事会重新注意到纳米比亚问题的时候，请让我表示我自己和我国代表团对你的信心。我们相信以你的智慧和领导能力来当主席，一定可以保证我们成功地结束这个问题的审议工作。你个人过去密切参与非殖民化的问题，已使你，主席先生，对我们安全理事会今天所处理的问题具有特别精辟的见解。

国际大家庭都很熟悉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块国际领土的这段长期的悲剧性历史。因此，我国代表团不想把这段历史再说一遍，当我们致力达成有助于纳米比亚领土摆脱压迫者的控制的结论时，我国代表团宁愿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安全理事会现在所面临的局势。

建立在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绝对蔑视联合国权威的顽固态度始终不变。面对着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声明，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本身的决议，沃斯特政权从未朝向放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采取任何有意义步骤。

相反地，为了欺骗世界舆论并进一步阻挠纳米比亚人民实现其正当愿望，沃斯特政权耍了一大套骗人的鬼把戏和提出了一大堆虚伪的建议来扰乱国际大家庭。沃斯特政权公然蔑视联合国的权威及联合国各机构，对世界上许许多多人民所赋予这个世界性机构的权威构成严重的威胁。该政权已经再三地蔑视了国际社会为了使纳米比亚人民可以恢复他们的自由所作的各种尝试。

就最近安全理事会本身审议这个问题而言，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相当于一个分水岭，因为上个月通过了第 366(1974)号决议。那时，这个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联合国机构，全体一致以明确的词句对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该政权将要采取的步骤，表示了安理会的意见。南非没有对该决议的规定采取行动，因此安理会不得不在去年六月重新讨论这个问题。遗憾的是，三个常任理事国，即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的同时行使否决权，却破坏了促使联合国为了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而采取行动的机会。从那时起，这三个国家，最近还有欧洲经济共同体，都曾对比勒陀利亚当局采取措施，试图证明该政权也许还愿讲理的假设。

我国代表团认为，星期二在安理会前面为该种族主义政权做见证人的发言，现在已经为这个假设提供了答案。他纯凭童话式的虚构来描述纳米比亚的情况，他对所有那些认为他的政府的行为有问题的人轻蔑地破口大骂，这在雄辩地证明了他所代表的那批人是多么的顽固不化。然而，最重要的是，南非政权最近在纳米比亚及其边界以外，特别是一九七五年六月以来的所作所为，有助于证实该政权口是心非的能力，并加强我国代表团对形势的估量，即纳米比亚的局势已威胁到南部非洲的安全与和平。的确，如果不迫使南非政权停止其侵略阴谋，如果让纳米比亚的局势继续这样恶化下去，其结果将严重地威胁到国际的安全与和平。

现在不是高谈阔论的时候。在联合国内外的各种言论场所，沃斯特政权的非法行为已经受到严厉的谴责。南非种族主义者已经一再决定漠视这种谴责，漠视国际大家庭向它提出的撤出纳米比亚领土的要求。纳米比亚人民受该非法政权对他们的不公正和歧视性的待遇已经太久了。

纳米比亚人民自决的事业是全世界人民所关心的，因为压制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利，否认他们的基本法律和政治权利，不下于否认他们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权利，都将造成威胁人类社会组织的局势。因此，安理会对这个问题采取正确的立场是责无旁贷的，这个立场并不取决于短期的暂时利益。

安理会对纳米比亚问题所需采取的行动，必须遵照安理会各理事国应该珍惜的和应该视为维持全世界和平与安全基础的一些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纳米比亚不可剥夺的自决与独立的权利。第二个原则，曾在一九七一年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中重申过，就是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根本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管辖权。第三个原则是，联合国透过纳米比亚理事会对纳米比亚领土的行政负有直接责任。第四个原则是，安全理事会本身曾经承认，它有责任采取以可能有助于寻求解决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问题的主动措施。这些原则早就受到不结盟国家和其他进步国家的支持，并且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确认，可是这些原则却一直未能实行。理由很简单，就是大家看得出来的，某些国家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比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和权利来得重要。

我们不能存有任何幻想。归根结蒂，在非洲人民和其他朋友支持下，从该种族主义占领者手中夺回自由和独立的是纳米比亚人民。但是，整个国际大家庭，特别是安理会，按照宪章所规定的责任，对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所作的努力，可以担任支援性的任务。

根据我刚列举过的原则，许多安理会中的代表团设法拟订了一个可以得到普遍支持的决议草案。和往常一样，协商的过程一直是反复曲折的。也和往常一样，最后的结果并不是有关各方，包括安理会内的理事国和安理会外的非理事国都能完全满意的。

我现在很荣幸地代表贝宁、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瑞典、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我国代表团提出载于S/11950号文件的决议草案，我们认为，这项决议草案代表一种很诚恳的努力，不但重申安理会曾经做过的决定，而且以这些决定为基础来寻求加强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压力。同时，这项决议草案更清楚地指出安理会的要求以及南非政权需要作出的反应。

该项草案的序言部分当然主要地是重申性的。我们注意到西南非民组行政书记，加罗布同志，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所作的声明。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是纳米比亚国际领土唯一依法成立的管理当局。我们回顾到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这个问题的各项决议，以及国际法院对这个问题的权威性咨询意见。该项草案继而重申联合国对该领土的责任，并且表示安理会对南非的违法和失职行为感到关切。

至于执行部分，我们很自然地一开始就明确地谴责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以及该种族主义政权企图在纳米比亚开始实行和加强其残酷的种族隔离和班图斯坦制度。该项草案也特别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加强军事力量和利用纳米比亚作为攻击邻国的堡垒，然后我们提到第366(1974)号决议，提请南非未能遵守该决议的规定，并对此加以谴责。但是，该项决议草案的重点在于主张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在纳米比亚举办自由选举，以便纳米比亚人民可以自由地表示有关他们自己

未来的意见。为了使纳米比亚人有意义地表达对他们自己未来的意见——这同——一九七五年种族主义政权筹划的虚假的制宪会议截然不同，很显然地这种选举必须由联合国加以监督和控制。这种选举的安排方式，必须使整个纳米比亚人民有充分的时间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南非必须接受这些条件，因为它现在一定了解到国际大家庭已经完全看穿了它推诿撒谎的伎俩，决不会为它一手导演的制宪戏法所骗。该决议草案所反映的探讨办法，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安理会以负责的态度所能采取的最起码的立场。

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很难乐观比勒陀利亚会作些什么。不过，这种努力是必须做的，而且是值得做的。因为当安理会按照该决议草案最后一段的规定于八月三十一日，或这天以前，重新开会时，其背景就是安理会现在所采取的行动。安理会将会收到南非政权可能认为需要采取的反应，按照共同提案国的看法，安理会然后就可以明确地根据宪章的规定，包括宪章第七章中的规定在内，采取使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就范所必需的行动。

我代表共同提议国，向安理会各理事国推荐 S/11950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

主席：圭亚那代表已经正式提出了载于 S/11950 号文件内，由贝宁、圭亚那、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瑞典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共同提出的决议草案。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我想重复我在第三十届大会期间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所说的话，作为我发言的起头。 当时我曾说过：

“联合国在对将来感到忧虑并满怀希望的气氛中进入了第四个十年。 尽管三十年来本组织在各种困难、阻挠、阴谋和致命的危机的笼罩下继续存在和发展，尽管本组织在奋斗中保持了一个最低度的效率和独立，这个世界性的组织并没有满足我们所有的希望。

“殖民主义、剥削和压迫还没有从地球上消失。 贫穷、饥饿和文盲依然是大部分人类普遍的特征。 受到压迫、折磨和自他们家园中被赶出来的人们的哭声继续咒诅着那些殖民者、种族主义者、剥削者、法西斯主义者和战争贩子。 在此地属于南非和巴勒斯坦的两个种族主义政权的旗子就是这种没有公理的例子；它们表现出对《联合国宪章》中崇高原则的公然藐视。 这两个政权世代代将成为仇恨和敌意的象征，直到我们的土地自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种族隔离政策和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

“.....经验和历史教导我们，没有得到和平就不能达到全体人类的进步，而且，没有公理就没有和平。 在根除剥削、殖民主义和压迫之前，有关持久和平和全面进步的言论仍旧是重复的空谈.....”（A/PV. 2375，英文本第36和37页）

“.....没有自由就没有进步；没有公理就没有和平。”（同上，英文本第41页）我还说过：

“.....当我们庆祝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大会第1514(XV)号决议内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公布十五周年纪念时，我们为了还有些民族不能行使他们的自决权而感到悲痛。 南非的白人少数政权顽固维持它不公平的控制，津巴布韦的白人少数政权仍旧对占多数的非洲人犯着不义的罪行；纳米比亚还是在一个法西斯式的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之下；这些事实也都使我们感到悲痛.....”（同上，英文本第38至40页）

“我们要求联合国采取有效措施，以肃清殖民主义和它的遗迹，因为这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和建立我们都期望的更好的未来世界的先决条件。”（同上，英文本第41页）

一九六六年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曾在第2145(XXI)号决议中决定终止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并将这块领土改由联合国直接负责。因此，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继续管理已经成为非法。

大会还通过了数项重申纳米比亚人民享有不容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的决议。

最近在第三十届会议期间所通过的第3399(XXX)号决议就对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军事集结表示了严厉的谴责，要求南非立刻撤出它在纳米比亚所有的军队和行政机构，并促请安全理事会执行它的第366(1974)号决议。

纳米比亚虽是安全理事会许多重要活动的主题。安理会曾经试图透过联合国秘书长与南非政府交换意见的方式来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但是，这种意见交换并没有产生结果。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第264(1969)号决议重申了大会关于终止南非在纳米比亚领土的委任统治，并认为任何南非将来在纳米比亚的滞留都是非法的第2145(XXI)号决议。安全理事会还决定保持积极参与这一问题，并继续通过谴责南非政策的决议。它曾经力促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对南非政府施加它们的影响，以便使南非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规定。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一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第269(1969)号决议承认纳米比亚人民对南非的非法滞留的反抗是正当的。该项决议要求该种族主义政府立刻将其行政机构撤出纳米比亚领土，并限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四日撤完。随后安全理事会在这个问题上又通过了下列决议：第276(1970)号、第283(1970)号、第301(1971)号、第309(1972)号、第310(1972)号、第319(1972)号、第323(1972)号和第342(1973)号。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的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最后一项第366(1974)号决议曾要求南非采取必要步骤，以撤出它保留在纳米比亚的非法行政单位，并在联合国协助下将权力转交给纳米比亚人民。安全理事会同时还要求南非在将权力转交给纳米比亚人民之前，在原则上和在实际行动上都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的条款：停止执行所有种族歧视的法律，释放所有纳米比亚的政治犯，让逃亡在外的纳米比亚人返回。安理会还决定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或之前开会，以审查南非对前述决议中各项规定奉行的情形，并在不奉行的情形下，考虑按照《宪章》采取适当措施。

安全理事会按照决定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开了会，但是，遗憾的是未能就第366(1974)号决议中所提到的措施达成协议。安全理事会所以未能作出决定，以便制止南非种族主义政府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与在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进行了勾结。要求各会员国执行禁卖军火给南非政府的提案遭到三个理事国——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的否决。该项决议规定，禁令应持续有效至南非自纳米比亚撤出为止。它还重申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法律责任，并宣布，为了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自由地对自决和独立表示他们的意见，应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之前在联合国的监督下筹办自由选举。

西方国家与南非的勾结鼓励了那个种族主义政权继续蔑视联合国的决议，包括第2145(XXI)号决议。南非外交部长在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给秘书长的信中，声称他的政府拒绝承认第2145(XXI)号决议和所有以后的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合法性。

南非政府继续蔑视联合国和世界舆论。此外，南非政府继续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并继续推行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家园”政策，目的是为了毁灭纳米比亚的团结。南非政府采纳了奥登达尔委员会的建议，已正式实行建立“家园”的政策。

依照该委员会的设想，将整个土地中百分之四十最不好、最落后的部分划分成各别的“家园”，分给不同的非白人的种族团体。整个土地中包括有丰富的铬矿、

城市和海港的百分之四十三都属于白人区。其他百分之十七没有经过测量，包括西南海岸上两个钻石矿地区的土地将被并入南非本土。

纳米比亚被划出了一个干旱无用的“保留地”区——亦即家园，绝大多数的黑人人口都局限在这个占全部领土三分之一的地区内。与这个成强烈对比的是，白人却居住在一个专为他们保留的，占这个高原的大部分“警察管理”区。这个区域适合农耕并且有丰富的矿物资源，包括铀矿。虽然实际上“领土政府”的权力极为有限，黑人却被排斥在外。他们没有行动的自由，没有通行证就不能离开他们的保留区。他们无权选择他们的职业和雇主。当他们被强迫到白人区工作时，他们必须离开他们的妻小，住在与他们的家人分开的地方。

帝国主义国家对南非和南罗得西亚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的支持是对联合国的决议和世界舆论的公然反抗。这种帝国主义者的支持有助于使纳米比亚本地人民继续遭到苦难和权力被剥夺。这些国家的意图显然是在保护他们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这些领土上的利益以及参与剥削该地的自然原料和非洲人力的各个公司的利益。

现在联合国应该按照大会第1514(XV)号决议采取措施，以保证纳米比亚人民合法的自决和独立权利。安全理事会必须迫使南非自纳米比亚领土撤出，以便履行它所承担的责任；该地逐渐恶化的情况正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尤其应该记住它们的责任，不应滥用否决权这一荒谬的特权来与纳米比亚土生人民的期望和抱负作对。

我想请安理会注意，一九七五年四月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在它的第九次特别会议上谴责了沃斯特的种族主义的少数人政权的玩弄政治花招，继续在纳米比亚的领土上实行邪恶的班图斯坦政策。随着那会议之后，《达累斯萨拉姆宣言》重申唯一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方法是执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

在同一宣言中，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也宣布它承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

南非民组)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一九七五年七月在坎帕拉再度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二十五届常会谴责沃斯特政府利用所谓的宪法会议来欺骗国际舆论。理事会对南非政府提出了下列要求：第一，自纳米比亚的领土上撤出其非法行政机构；第二，尊重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和民族独立权利；第三，尊重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第四，承认西南非民组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以及第五，释放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监禁的所有纳米比亚政治犯。

一九七五年八月在秘鲁的利马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也在其政治宣言中要求南非的种族主义少数者政权执行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和终止班图斯坦化政策的决议。

这问题已很清楚，不必再加讨论。要解决这问题就必须使用有效的措施来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关于此问题的许多决议。

安理会只有一个选择：支持那些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没有公理的情况下受到法西斯式种族主义少数政权折磨的人民的权利。安全理事会必须公布一采取适当措施以保证将南非这个种族主义少数政权驱逐出去的决议。安理会只有这样做才能成功地履行它的责任。

我想请安理会注意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到八日召开的纳米比亚和人权达喀尔国际会议所通过的《达喀尔宣言》。我国代表团支持这一个成功的会议，赞同它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并要特别强调下列几点：

第一，纳米比亚人民行使自决权是他们享受人权的先决条件。这包括将这些人民从南非的殖民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且恢复他们的基本民族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独立、主权、处理他们的自然资源的权利和领土的统一和完整。

第二，任何想以班图斯坦化政策破坏纳米比亚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企图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第三，必须谴责南非召开的所谓制宪会议，这个会议的组成和目的都是南非政府非法决定的。

第四，尽管联合国大会在许多决议中要求其将纳米比亚置于托管制度之下，南非却拒绝如此做、故意违犯了它对该领土委任统治所应负的义务。联合国大会终止了它的委任统治，使它的留驻纳米比亚成为非法留驻。

第五，纳米比亚人民屈服于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是对最基本的人权的故意否定，应受举世谴责。这种将整个民族降为奴隶的制度应是违反人道的罪行。

第六，南非的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和实施种族隔离制度，是对南部非洲、整个非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持续威胁。因此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强烈谴责和大力反对南非及其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侵略政策。

第七，南非为了巩固对该国的非法占领并镇压人民的正当反抗而在纳米比亚进行的集结已是攻击邻国的基地。这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并加剧了对非洲大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第八，令人遗憾的是，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的三重否决使安全理事会无能为力，而且不能采用《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制裁行动。这种态度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慨。

一切进步力量还必须公开谴责某些国家给予南非的军援和经援。跨国公司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军火销售、核合作协定和经济活动，是不折不扣的同种族隔离政策狼狈为奸的罪行。现在是时候了，非洲人应当向支援南非的国家明确宣布，如果他们继续这样作，就不能继续虚伪地保持同非洲人民的友谊。

第九，尽管作出了所有的努力，还是无法改变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政策。相反，最近南非针对非洲国家发动了一个以号称为“提议”和“交换意见”的外交攻势；这个攻势受到了亲帝国主义新闻机构的大力支持和鼓吹。

然而，南非的这种政策是一种圈套，因为它不符合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利益，

并且是帝国主义全球性军事和政治—经济战略的一部分。南非在原则上和实际做法上都没有放弃它兼并和支配纳米比亚的政策。必须拒绝南非所鼓吹的，目的在混淆国际舆论，并破坏非洲团结和破坏铲除南非种族隔离的斗争的这种对非洲国家进行和解和所谓缓和的政策。

第十，南非绝不会自愿终止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也绝不会自行放弃它压迫和奴役南部非洲人民的政策。必须用国际社会现有的一切手段来强迫它这样做。应当采取一切强制措施，迫使南非遵守联合国的决定。然而，只要国际社会不使用它已经赋予或可以赋予它自己的手段来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那么，显然一切解放该国的手段，其中包括武装斗争都是正当有理的。因此，有必要给予西南非民组需要的一切政治上、精神上、物质上的支援。最后，还没有承认西南非民组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的各国政府，都应该做到这一点。

第十一，联合国必须谴责南非的各种企图，包括召开的所谓宪法会议，来故意逃避联合国所提出的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选举的明确要求。

为了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自由决定他们的前途，必须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以整个纳米比亚为一个政治单位，举行自由选举。

在决定日期、时间表和方式时，必须有足够的时间以便建立监督和控制选举的机构，并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在政治上为这种选举组织起来。

南非必须立即庄严宣布它接受由联合国监督和控制纳米比亚举行的自由选举，它还必须遵守联合国的决议和决定。最后，它必须承认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

第十二，在移交权力之前，南非在原则上和行动上都必须完全遵守《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它必须释放所有纳米比亚的政治犯，包括那些因触犯所谓内部安全法而被监禁或拘留的犯人，不论这些犯人在南非还是在纳米比亚，不论他们是尚未被控，已提出控诉，或已被判刑。

南非当局必须废止在纳米比亚施行的一切种族歧视和政治压迫法律和惯例。所

有目前因政治因素逃亡在外的纳米比亚人民必须无条件地给予返回纳米比亚的一切方便，不应受到逮捕，拘留，威吓或监禁。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强烈谴责种族主义的南非政权所持的蔑视态度。同时我们也谴责那些维护南非这种态度的国家所推行的不人道的虚伪政策。这种维护使得一些制止南非种族主义政府的措施无法执行。我国对某些国家仍旧推行同沃斯特政权保持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政策表示遗憾。

我国代表团呼吁所有的国家支持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我强调我国—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已执行了那些决议，正在对种族主义的南非和南罗得西亚实行全面禁运；我们并且将不遗余力地向在纳米比亚的兄弟们保证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帮助他们为获得他们不容剥夺的权利和解放他们国家所进行的斗争。

在我结束之前，我极高兴的以我国和我代表团的名义，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感谢，因为它以诚挚地努力履行了它的职责。我也向人权和自由的杰出和热心的斗士、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肖恩·麦克布赖德，表示感谢。

吕德贝克先生（瑞典）：联合国对于纳米比亚完全应负非常特殊的责任。安全理事会及其理事国再度面临尽此责任的义务。我们认为，安理会各理事国必须达成协议采取步骤尽力实现纳米比亚人民自决、民族独立的权利，并维护纳米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驻留是非法的，必须尽快终止。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驻留之毫无法律基础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南非仍然继续采取蔑视的态度。

例如，对于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第366(1974)号决议中要求它发表郑重宣告一事，它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它并没有宣布它会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和决定或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庭的咨询意见。它并不承认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统一。它并没有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它没有释放纳米比亚政治犯。它没有废除在纳米比亚实施的一切种族歧视和政治压迫的法律和惯例，特别是班图斯坦和所谓本土法。它不容许目前因政治原因而流亡在外的人返回自己的国家，不受逮捕、拘留、威胁或监禁的危险。

南非不但不这么做，反而蔑视本组织的决议和世界舆论，加强对纳米比亚居民的镇压。它加强迫害，不断侵犯起码的人类尊严。它曾经用尽一切力量来破坏纳米比亚的民族团结，企图用制宪会议来进行分化，这些事实上都歪曲了真正的自决过程。

举行这些会议为的是把设立班图斯坦及所谓本土的政策纳入虚假的法律结构。但是，在该国内动员纳米比亚人民，接合他们摆脱非法政权、自由决定自己的前途等要求、并强烈反对举行这些会议的主要政治运动，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却被禁止参与政治过程，那么这种会议怎么会有什么合法性呢？南非企图破坏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只邀请所谓居民团体，即白人社会领袖，部落酋长和本土官员的代表参加会议。

沃斯特政权非但没有表示愿意遵守联合国的决定，反而建立新的军事据点，加

强该国的军事化，用以稳固它的基础。

我国政府在去年六月五日说：

“……某些情况保证〔宪章〕第三十九条是可以适用的，即纳米比亚的局势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第一八二八次会议，英文本第三十八页）

我们现在更加支持这一点，因为南非自此之后加强了该国的军事化。南非的政策在非洲造成了危险的紧张局势。因此必须对南非政府继续增加国际上的压力。

我国代表团呼吁所有国家遵守并支持对南非的武器禁运。现在这种军备不仅是用在南非本身加强种族隔离政策，并且用在纳米比亚强迫推行这个政策以及班图斯坦和本土政策以及其他措施。本土制度事实上是极端的种族隔离：不仅是白人和非白人之间的种族隔离，而且是非洲居民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种族隔离。

我国政府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一起，积极努力，取得决定，让南非白人少数政权完全明白安全理事会代表的普遍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支持纳米比亚人民自决、民族独立的权利并维护纳米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安全理事会探讨寻求和平解决的可能是当务之急。现状是不能接收的。如果没有抓住我们面前的机会并且果断地采取行动，那么就会有严重的后果。考虑到联合国在纳米比亚的独特责任，即使是联合国的信用也危在旦夕。

但是，在寻求解决当中，有几个不可妥协的基本原则：南非在纳米比亚驻留的不合法以及联合国对该领土的职权；南非撤离的义务；纳米比亚人民有权在国家结构内自由行使其不容剥夺的自决权并得以一个国家的地位取得独立。达到这一独立的过程，必须由联合国监督和控制。这是必要的。

基于本土制度的民族会议正好与自由选择相反。纳米比亚人民最后必须有机会成立政治性的组织并经过自由选举决定自己的前途。联合国对纳米比亚完全有责任，只有经过它的监督和控制这个目标才能达到。

如果没有联合国的积极参与，南非就能够对纳米比亚人民加压力以便为配合自己的目的歪曲选举的过程。因此，如果我们要使全体纳米比亚人民完全自由地表示他们要什么样的宪法，要哪些人作领袖，那么联合国对选举的控制和监督是必要的。

在我结束之前，让我表示我国代表团诚心地希望今天下午由圭亚那代表提出，瑞典为共同提案国之一的 S/11950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会得到安理会的一致支持。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肯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迈纳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和其他安理会理事国邀请肯尼亚参加这次辩论。我还要向你表示，在安理会再次讨论纳米比亚问题时，由你担任主席，我国代表团感到由衷地高兴和满意。当我们讨论我们非洲大陆这个紧要问题时，由坦桑尼亚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真是个令人高兴的巧合。对于目前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坦桑尼亚对非洲解放事业的赞助和你个人的才干和领导能力，曾经是、并将继续是极有价值的。

安全理事会再次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比勒陀利亚政权一直不肯遵守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真是一件憾事。

大家都知道，联合国自从成立以来，便一直在处理纳米比亚问题。纳米比亚问题的历史和联合国的历史一样长，其发展过程有详细的记载。因此，即使我们在这次辩论中还有时间，也不必把相关的事实一一提出。一九四六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南非把纳米比亚纳入联合国的托管制度之下，南非拒绝遵守这个要求。相反地，南非本着“委任统治的精神”，继续对该领土进行殖民化。

这些年来，南非一贯拒绝承认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责任。它粗暴地对该领土进行殖民化和剥削。它将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推行到该领土。现在这个政权又急于在纳米比亚施行班图斯坦政策，即所谓的本土政策。这些政策的目的，显然是要破坏纳米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一九六六年，大会终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将该国直接置于联合国的职权之下。管理该国到它独立时为止的职责，交给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和以后的各项决定，以及一九七一年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都宣布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留驻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因此，南非是非法占据着纳米比亚，违反了纳米比亚人民的意愿。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第366(1974)号决议，要求南非郑重宣告愿意遵守联合国各项决议和决定，以及国际法院关于纳米比亚的咨询意见，并承认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统一。该决议同时要求南非撤出纳米比亚。

这个决议意义重大，因为它是安理会全体理事国——包括那些在本组织同南非有来往并维护它的国家——所一致通过的。这是一个要求南非撤出纳米比亚的响亮呼吁。

南非悍然拒绝遵守第366(1974)号决议，是安理会全体理事国都知道的事实，有案可查。比勒陀利亚政权不仅拒绝了安理会一致认为还算温和的两项要求，并且继续其违抗的政策，更积极地在纳米比亚推行各种恶毒的政策。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马纳大使告诉安理会说：南非已决定将最没有用的土地划出百分之四十，分别给予每个非白人团体，作为所谓的本土。这是南非在纳米比亚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严重冒险。

大会曾经再三谴责南非在其本国以内所搞的班图斯坦政策。现在南非将这种政策推行到它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就更加令人感叹。

自从去年安全理事会审议了纳米比亚问题以来，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南非改变了政策。纳米比亚人民依然遭受着非法政权的残酷统治。这个非法占领该领土的政权，继续加强其警察暴行，杀害、逮捕纳米比亚人，拘禁政治领袖，并对纳米比亚人施加各种迫害的警察暴行。

审查期间为一九七四年十月至一九七五年九月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报告，A/10024号文件第一卷，清楚地报导说南非部队加强了对纳米比亚人民的迫害。这种迫害特别是以西南非民组——纳米比亚最厉害的解放运动之一——为对象。有些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人和青年团团员被指控拥有南非所谓的“禁书”，受到逮捕、拘留或监禁。西南非民组是为解放纳米比亚而斗争的政治领导力量，现已成为南非部队的头号目标。西南非民组这次在安理会辩论中所作的发言，历数了南非占领纳米比亚的暴行。

拒绝了联合国要求它撤出纳米比亚的决议之后，南非召开了所谓的制宪会议，企图欺骗全世界和纳米比亚人民。这种所谓的制宪会议只不过是个欺骗纳米比亚人民和联合国的明目张胆的诡计。所谓的会谈，其目的是想分裂纳米比亚，煽动种族主义和部落主义，而不是鼓励民族团结。南非的兴趣只是要为在纳米比亚的少数人夺取大部分领土，从而推行其种族隔离政策。出席这些会谈的非洲领导人是一些被收买的人，他们必须听从并代表南非的利益。简单说，他们是南非的傀儡。他们代表的只是比勒陀利亚政权。西南非民组的代表被排斥在制宪会议之外。

安理会应当揭露并反对南非假借制宪会议的美名玩弄的这些诡计，同时应重申纳米比亚人民有不容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比勒陀利亚政权搞这些所谓的制宪会议的方式，不仅使纳米比亚人民对之警惕，也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九个国家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表示，它们认为南非在纳米比亚进行的宪政安排是不够充分的。它们要求南非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允许这些人参与自决的过程。它们要求南非尽快撤出纳米比亚。这是由南非的真正朋友提出的合理要求。南非如果不理会它唯一朋友的要求，那它就太愚蠢了。

我要对比勒陀利亚代表两天前的发言，表示一点意见。这个代表的发言不仅冗长空洞，而且与安理会讨论的问题无关。他的发言根本没有说出南非为执行大会和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作了些什么。详细说明了南非同联合国的歧见之后，比勒陀利亚的代表要求安理会接受他所谓的现实。简单地说，他是要求安理会接受南非所支配并借武力维持的局面。在联合国看来，这个要求当然是既不合理又难接受的。他一再提到南非和联合国之间的误会。这是正常的，因为在殖民主义的罪恶和人权等重大问题上，南非和联合国没有共同的语言。南非没有履行作为本组织会员国的义务，除非它改过自新，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联合国还了解或接受它的言行。南非代表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领土连一寸也不要。纳米比亚问题的争义和辩论所涉及的却正是这个问题。南非觊觎纳米比亚已经半

个多世纪了。要说南非是按照纳米比亚人民的愿望而留在纳米比亚的，这真是无耻谰言，不值一驳。

这个代表反复说南非不是殖民主义国家。然而，只要不是掩耳盗铃的人，都一定会认为南非是本世纪最恶劣的殖民主义国家。南非的殖民主义形式真应该叫做“奴隶制”。这是最恶劣的一种，因为它用欺骗性的名词掩盖了它的真实内容。南非唯有改过自新，成为联合国所接受的会员国，它才会被非洲接受。

南非代表的发言还讲到提议的制宪会议。他说南非正在为纳米比亚制订一个宪法，这个宪法将促进并尊重“全体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不因种族、肤色或信仰而有歧视”。（第一八八一次会议，英文本第43页）。

安理会和除了南非以外的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个连南非国内人民的人权和自由都剥夺了的政权，还肯让纳米比亚人民享有人权和自由。这个政权继续执行种族隔离政策，借着法律从事最恶劣的种族歧视，我们怎能够信任它现在会给纳米比亚人民一个保障基本人权和不受种族歧视的宪法呢？

对南非代表的发言，我们看穿了，我们清楚的很，南非的目的只是想欺骗纳米比亚人民。南非不履行它应当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大会年年通过的无数决议的义务，一贯地剥夺了南非本国人民不得因种族而受歧视、一律应享有的基本自由，这又怎么交待？甜言蜜语是骗不了安理会理事国的。

我刚才说过，比勒陀利亚代表的整篇发言都和我们所知道的南非不符。就纳米比亚问题而言，他的发言毫无新的内容。因此，我不要浪费安理会的时间，对该发言的意见我就说到这里，但我必须指出，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以及其他事情同本次辩论的主题是不相干的。

大家都知道南非为什么介入了安哥拉。葡萄牙殖民帝国崩溃的时候，南非几乎还在做它的春秋大梦。结果它所梦想的缓冲殖民区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因此它就千方百计要建立新的防御结构，拼命要保住这个已经一去不再复返的局面。

大家都知道南非为什么想插手安哥拉。早在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帝国瓦解前我们就知道了。南非的介入纳米比亚对邻近国家一向是个威胁。目前的情况正是这样。南非大声疾呼，说什么外国干涉安哥拉，只是想掩饰它本身在纳米比亚北部所作的大规模军事集结。南非认为纳米比亚是它侵入安哥拉的安全区。

该政权的代表企图颠倒是非，简直荒谬。自由非洲知道谁是它的敌人，不需南非来教训它。事实上，南非是自由非洲的头号敌人。我国总统乔莫·肯雅塔阁下讲过许多次，只要非洲还有一寸土地没有脱离殖民主义的枷锁，肯尼亚就不自由。

我想敦促安理会不要袖手旁观，一任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残酷地镇压纳米比亚人民，摧残纳米比亚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对南非的拒绝遵守安理会各项决议——特别是第366(1974)号决议，我呼吁安理会一致采取强硬的立场。

对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和一九七五年六月，为了维护南非和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同时行使了否决权的三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我国代表团呼吁它们现在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以便由安理会采取有效的措施，以确保南非撤出纳米比亚。

主席：谢谢肯尼亚代表对我国的赞扬和我个人的夸奖。

下一位发言人是约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沙拉夫先生（约旦）：主席先生，在上次讨论中，我荣幸地向你致敬和道贺，并诚挚地保证对你的领导能力具有信心。你上一次明智地主持了关于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我确信你也会同样明智地主持这次辩论。这两个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都关系到人民的民族权利、自决权、一段背叛了委任统治的历史、外国的非法占领、占领国的种族主义政策、在占领领土内实施最低限度人权标准的需要、联合国的责任、这两个问题都处在十字路口，必须在和平手段及暴力手段之间作出决定性的抉择。它们再一次显示出非洲和阿拉伯在历史上有共同的命运。

纳米比亚问题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了，不须再在这里重复。联合国很早就同这个问题发生了令人极端痛苦的关系。现在重要的是眼前和将来的问题，是防止情况恶化，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建设性前途开路的问题。

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第一，南非正在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一九六六年，大会决定终止南非的委任统治，并决定由联合国对该领土直接负责。大会在一九六七年五月的特别会议上，设立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该领土获得独立前代表联合国执行任务。由于南非坚持其非法占领，国际法院在一九七一年夏天发表了明确的意见，认为南非留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从那以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都要求南非终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同时在联合国协助下把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但这些要求到现在还没有实现。

第二，南非占领当局一直在积极地和有系统地破坏被占领领土的完整和民族的团结。自从一九六八年以来它就一直在该领土内推行班图斯坦化政策。在制造这些分隔的所谓本土的过程中，大批人民被迫迁离原来的居住地。这个计划的设想，是分列该领土，改变人口的组成，并由南非保留一大片所谓“白人区”。这个“白人区”有着丰富的矿藏，同时在战略上和经济上有着特殊的重要性。绝大部

分的人民遭到剥削，并在压迫和奴役下生活。

第三，占领国对领土实施残酷镇压和最不人道的做法。占领国为了破坏民族政治团结和永久分化人民，残忍地施行了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法令，进行了大量拘捕和监禁，同时运用了老式殖民统治的花招和把戏。

第四，一个团结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兴起，并获得广泛的承认和支持。这个民族解放运动致力于通过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不断斗争，来解放自己的家乡。它已显示出它的成熟、负责和表示它愿意同联合国合作，进行一切和平努力，以促成权力的和平转移和纳米比亚的独立。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联合国都已承认这个运动是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

这就是纳米比亚目前的情况。我已经说过，我们国际社会应该做的，是防止情况恶化和为纳米比亚人民指出走向建设性前途的道路。因此，需要安理会采取坚定一致的行动。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第366(1974)号决议，要求南非采取必要步骤，撤退它维持在纳米比亚非法行政机构，将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决议还要求南非郑重宣告愿意遵守这些原则和目标，并承认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和统一。但是当南非对这项一致通过的决议作出消极的反应时，有责任采取后继行动来执行这项决议的安全理事会却因一九七五年六月三重否决的挫折而无法采取行动。

顺便提一句，所有与南非有特别关系的国家都曾宣称——或至少口头上答应——支持有关这个问题的正确原则，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显示出它们是言行一致的。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已经尽人皆知了。

但是这一次安全理事会必须有行动表现。非洲的未来和平要求它这样做，世界和平也要求它这样做。它必须在两个层次上采取行动：首先，在非法占领下的纳米比亚防止情况恶化；第二是采取行动来终止占领。

在第一个层次上，在联合国监督下组织民主过程移交权力和取得独立以前，安理会必须保证在占领下的纳米比亚人民享有最起码的正常生活和基本福利。必须

保护被占领领土人民的人权，必须废除种族歧视和镇压性的法律和惯例，必须停止班图斯坦和本土这种破坏性政策，必须使政治生活正常化。

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中，纳米比亚才能和平、民主地朝着独立方向发展。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中，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才能在整个纳米比亚举行自由选举，来实现独立。安全理事会有责任运用它可以利用的一切人力物力，努力达成这个目标。安全理事会只有加紧达到这些目标，才能履行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以前对纳米比亚及其英勇斗争的人民的自由、幸福、领土完整和独立所承诺的不容推诿的义务。

主席：谢谢约旦代表对我本人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突尼斯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德里斯先生（突尼斯）：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能够参加安理会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审议，首先让我对你和安理会各理事国表示感谢。这个问题是本组织自成立以来便一直在处理的问题。由于纳米比亚处于非洲的一个敏感地区，也由于它所涉及的种种原则问题，纳米比亚问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国的权力、国际法的各项原则、国际法院的决定、各国人民基本的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基本做人的权利——所有这些原则、法律和权利都遭到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践踏、轻蔑和忽视。南非政权的行动曾屡次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同时它的政策被正确地宣布为不合法。

但是，联合国曾一再试图经由谈判的方式来寻求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在这里也不必回顾过去联合国所派遣的所有代表团了。我只要提一下一九七二年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应安全理事会的要求而组织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作出了一切努力去达成联合国和南非都能接受的协议，但南非当局却总是玩弄花招，妄图利用秘书长的诚实和正直，以致安全理事会终于决定同南非断绝来往。

甚至在前天，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又对本组织的权力发动了新的挑战。他说：

“南非政府从来不承认，现在也不承认联合国有任何权利去监督领土的事务。”（第一八八一次会议，英文本第41页）

这种态度表明了该政权决心顽固地对纳米比亚人民推行基于不平等和镇压的愚蠢政策。一九七四年，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安哥拉和其他前葡管领土迫使葡萄牙政权改变其政策时，我们在联合国的人还希望南非会从这些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安全理事会本着这种精神，通过了第366(1974)号决议，这项决议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它是由安理会所有理事国一致通过的。虽然这项决议是调解性的，而且给了南非同联合国和解的机会，但是南非当局为了延续它对该领土的统治再一次变本加厉地玩弄花招。南非外交部长同三个主要的欧洲国家协商后，给了秘书长一封信，在这封信内，他说：

“……倘若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的非洲籍主席和非洲统一组织特别委员会有兴趣与我国总理讨论该领土的进步与发展，我国非常欢迎。”（S/11701）

南非政府不但没有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决定，而且还更加大规模地逮捕纳米比亚人民，对他们进行更加严厉的镇压。此外，为了安抚联合国和欺骗世界舆论，南非政府还大事宣扬所谓制宪会议，这个会议号称要为人民提供机会，就该领土的将来提出意见，并且还宣布要改革其种族主义的法令。但是，南非在纳米比亚的政策骗不了任何人，这个政策仍然是以部落为基础来分割领土的计划的产物。因此，所谓制宪会议集合了各部落的所谓代表，他们的代表性非常有限；这个会议遭到人民真正的代表，特别是西南非民组和纳米比亚国民大会的抵制。

南非所作出的使该会议合法化的努力，特别是派遣一个由三十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去美国和欧洲的努力，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至于所谓改革种族主义法令，完全是欺人之谈，毫无意义可言。南非政权代表前天的发言就是不容否认的证据。我

们所看到全是自相矛盾和为拖延而施的花招。他完全没有提出任何符合宪章的原则和大会与安全理事会的建议和决定的具体建议。

我必须向我的朋友和兄弟，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努乔马先生，和他的同志致敬。他们表现了政治上的成熟和巨大的责任感。面对分列他们国家的一切阴谋和南非的分化花招，他们在运动中始终紧密团结。此外，他们还显示出很大的节制力，赞成在联合国控制下进行自由选举。他们赞成这个和平过程，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运动的健全和代表性深具信心。在这次辩论开始时，西南非民组代表对南非的挑战是意义重大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自由选举的方案得到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支持，我们可以在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考夫曼大使代表共同体给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的信中看到这一点。但是要使这些选举真正有意义，就必须创造有利条件，使选举顺利进行，这就意味着要释放政治犯，让流亡者回来，保证行动、集会和言论的自由。这些都是必要的条件。如果南非政府拒绝让联合国对纳米比亚进行任何监督和参与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和取得国家独立的事业，我们又怎能相信这些条件能够实现呢？

因此，我们所有人都面临一个真正有待解决的问题：怎样使南非政府理解它在促成非洲和国际社会的和谐方面的义务和作用呢？只有各大国都对南非采取强硬态度，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假如因为南非的顽固和大国的犹豫不决和软弱无能，使纳米比亚不能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自由选举，那么一旦纳米比亚变成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紧张局势的温床时，大家不要感到惊奇。

纳米比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们教导了他们的人民、非洲各国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要负起责任，把他们的兄弟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坚持到底。因此，安全理事会应该采用一切民主、和平的方式以及宪章规定的一切办法，尽量减少流血和死亡，来使这个斗争得到胜利。我们在宪章订立的三十年后不要忘记，宪章是用欧、亚战场上牺牲者的血写成的，为的是争取和平与正义，而不是为了维护种族隔离制度及其在南非的拥护者。这些人正打算干下新的蔑视联合国和国际道德的勾当。

谁都不怀疑纳米比亚终将取得自由。但是，假如南非政权坚持推行其种族隔离政策、拒绝同联合国合作解放纳米比亚、继续把武力当作它的唯一保障的话，我们很怀疑南非会有什么前途。

主席先生，在结束我的简短发言以前，我一定要提到你在安全理事会和二十四国委员会中为争取人民的解放而不断进行的活动。我也要对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卡马纳大使有效领导下为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所作的努力，表示满意。最后，我要向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肖恩·麦克布赖德先生的工作及其可敬的精力致敬。纳米比亚理事国及其专员、同西南非民组共同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一个例子是在卢萨卡设立了纳米比亚研究所，来训练不久将会领导自由纳米比亚的人员。

主席：谢谢突尼斯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孟加拉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卡里姆先生（孟加拉国）：主席先生，让我首先表示，我十分感激能有这个机会在今天安全理事会在此开会讨论纳米比亚的未来问题时发言。其次，我十分感激能在有你这样一位非洲大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杰出代表主持安理会审议的时候发言，你的国家一直是争取非洲各国人民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先锋。

孟加拉国作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国，一直以高度的兄弟般的关切注意纳米比亚人民在南非种族主义非法占领下的痛苦命运。孟加拉国作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国，曾参加了安理会一九七五年六月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当时，安理会开会就南非应该遵行安理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通过的第366(1974)号决议所订的规定和条件一事，进行审议并采取适当行动。

在该项获得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安全理事会要求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出其行政机构，并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把权力移交给领土人民，在移交权力之前，并应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

南非的反应如何？它的反应很冷淡，故意模棱两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我们代表团以及其他许多代表团都非常清楚，这不过只是通过分而治之的政策，延长它对纳米比亚非法占领的又一企图而已。

当时，安全理事会上有一个明显的共同意见，认为南非对第366(1974)号决议的反应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安全理事会在其一九七五年六月的会议上，由于三个常任理事国所投的否决票，没有能够通过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强制武器禁运的一项决议。

现在我们在此集会，是要根据大会去年通过的第3399(XXX)号决议，重新审议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我们现在是在阴谋重重的情况下开会的。南非一方面继续施行其在领土的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政策，同时又在排斥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的情况下以召开制

宪会议作为鼓动领土人民分裂的烟幕。南非的立场和态度自去年六月以来，根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如果有一点改变，也只是变得比以前更坏。

最近，我们听取了南非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里的发言。他不谈审议中的问题——纳米比亚人民的未来，而却白费心机地想把注意力转移到安哥拉问题上去。甚至当他谈到纳米比亚，他也公然表示：南非不承认联合国对纳米比亚有什么权限，南非不承认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和统一，南非不接受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谈到纳米比亚人民和领土，他只是表明了南非有意把纳米比亚班图斯坦化，这种企图是应当加以谴责的。他谈到了种族集团和各种种族，这可能是因为种族主义是南非白种少数人所唯一知道、承认、尊奉的一个制度。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员和西南非民组代表在安理会的发言中，都详细叙述了南非驻军的迅速扩充以及在纳米比亚建立新的军事基地的情形。南非政府非但没有取消它的种族歧视的法律，反而加剧了它在纳米比亚进行的压迫，并作孤注一掷急着在纳米比亚成立班图斯坦。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于六月二十三日发表了一项声明，提请大家注意比勒陀利亚政权对纳米比亚境内外的纳米比亚人民所发动的军事行动。纳米比亚领土现已被用作为南非干预其他非洲国家事务的跳板。纳米比亚已步向军事化，而且南非正开采纳米比亚的铀准备变成一个核国家。这些都是危险的事态发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有着严重的影响。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得不问自己：我们现在应当怎么办？我们应当袖手旁观眼看纳米比亚逐渐被支解、被剥削以遂南非恶毒的阴谋？难道我们不应当采取行动履行我们所负的道义责任，保证纳米比亚人民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和人权？去年六月，安全理事会三个常任理事国在投下三张否决票时，说什么它们看到在纳米比亚和在南非有了有希望的迹象，而劝我们耐心等待。我们一直在耐心等，但结果又如何呢？结果不是鼓励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藐视本组织的意旨吗？

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安理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路线来执行它自己在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366(1974)号决议中所载的决定。我刚才提过，孟加拉国作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国，一直同纳米比亚事务有着密切联系。我们完全同意并支持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所作的提议，是载于今天下午提出的文件S/11950中的决议草案的基础。我们认为，决议草案中指出的行动路线是由安理会保证整个纳米比亚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联合国的监督和管制下举行自由选举，这是安理会最低限度所能作到的。

主席：谢谢孟加拉国代表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布隆迪代表。因此，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米卡纳格先生（布隆迪）：主席先生，布隆迪特别庆幸见到你这位坦桑尼亚共和国的优秀儿女主持安理会的这次辩论。我国代表团对坦桑尼亚代表团的尊重只可以自古以来联系着我们两个友好邻邦的兄弟般的感情来比拟。我们对坦桑尼亚一贯以坚定而有效的态度，有力地为非洲南部殖民地被压迫的人民争取他们解放的事业而战斗，感到高兴。

让我也向安理会全体以及每一个理事国表示我们很感谢能够参加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这个重要问题的的工作。纳米比亚是一个特殊问题，它代表着殖民主义在非洲大陆上的最后残余。现在时机已经来到，殖民主义者已经不能称王称霸了，白种人和有色人种之间不再有任何差别了，我们都是自由平等的兄弟。

非洲现已胜利地把自己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但它的双脚却仍然上着脚镣，因此，自由的非洲、真正民主的国家、尤其是南部非洲的有关人民，不再能容忍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殖民主义和无耻的剥削这种不人道不正义的制度。我们深信，应当用种种办法扫除为联合国宪章所谴责的这种侮辱人格的制度。然而，南非种

种族主义少数政权象一个被牛虻惊醒的沉睡者，继续顽强地作最后挣扎，想要在种族统治、经济剥削和种族隔离的黑夜里继续睡他的安稳大觉。

我们也必须谴责安全理事会西方理事国的态度，尤其是三个投了否决票的常任理事国的态度。它们总是为种族主义的南非共和国解围，因而怂恿南非蔑视鄙弃国际社会。虽然殖民时代的丧钟早已敲过，西方国家的公司在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支持下，却正加紧掠夺资源，以期耗尽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故意无视于历史的演进，由于西方国家的这种怂恿，南非加强了它在纳米比亚的军事力量，竟利用这个国际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基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坚持其压迫他人的政策，坚持其枉费心机的外国殖民战争，不肯面对今日世界的现实状况。

在它反历史潮流的垂死的斗争中，由于一些西方国家的同流合污，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正在成为一个核国家，因而威胁到所有非洲国家的安全。西南非民组的代表加罗布先生昨天对我们谈过纳米比亚的军事化情况，他说，在整个纳米比亚的战略点都建有新的陆空军基地，下个月并将在格鲁特方丹建立一座整个非洲大陆最大的陆空基地。

鉴于我刚才所说的情形，布隆迪代表团要求安全理事会的西方理事国以及支持纳米比亚目前这种荒谬状况的所有国家，不应继续忽视国际关系中出现的一个不再有压迫不再有剥削的新时代。无论如何，不管这些国家愿不愿意，历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布隆迪的立场很清楚，我们相信，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包括加强武装斗争，必将能把自己从南非政权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我们深信，纳米比亚必将能取得战胜南非少数人种族主义政权的伟大胜利。

我国代表团回顾到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若干决议，这些决议全都要求南

非非法行政机构从纳米比亚撤出。但是，所有这些决议都没有生效，因为安全理事会若干理事国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无条件地给予了支持。我们对于这种对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决议以及国际法院咨询意见完全轻蔑的态度，还要忍耐多久？

虽然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是经全体一致通过的，然而南非拒绝遵行。我们都还记得，去年六月安全理事会三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阻止了安理会采取执行第366(1974)号决议规定的具体措施。

现在，为了不让那些支持南非白人种族主义和少数政权的国家丢脸难堪，为了免得我们重演去年发生的可耻的三张否决票事件，布隆迪请安理会要求整个纳米比亚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联合国的监督和管制下举行全国自由选举。这一简单要求将考验民主、自由和自决的神圣原则。

我们仍然希望安全理事会能采取具体措施终止南非在纳米比亚的无耻而且侮辱人格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政策，而终于能发挥出正义的力量。

结束前，我愿再次说，我们坚信，施行蛮横暴力、种族主义统治和剥削的时代已经死去。这是为什么我们对纳米比亚民族主义力量最后必将战胜南非种族主义充满信心之故。南非种族主义者顽固地把与他们同样的人类当作奴隶，到二十世纪还仍如是。

主席先生，我无法找到比你在南非代表发言后作出的结论更为警辟的句子来作结论了，你说：

“我们相信，为了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为了非洲人民的利益，为了国际和谐的利益，为了种族关系的利益，为了国际谅解的利益，国际社会必须再一次力图避免在纳米比亚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我相信，安全理事会会有机会做到这一点。”（第一八八一次会议，英文本第71页）。

主席：谢谢布隆迪代表向我国表示的客气敬意，也谢谢他对我说的客气话。我要向他保证，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会完全回报他所表示的朋友、兄弟和邻国之谊。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印度代表。因此，请印度代表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巴迪拉雅先生（印度）：首先我愿谢谢安理会理事国给我国代表团这个机会参加安理会对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

印度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看法已经多次在联合国里表示过了。自有委任统治制度以来，我们就对这个问题感到关心。当国际法院被要求就南非政府没有撤出纳米比亚的法律后果发表咨询意见时，印度提出了一件书面声明，并在法庭上发表了一次口头声明。这就表示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不断关心，我们的看法已为众所周知，所以我不需要在这次辩论期间把我们的立场重复细说一遍了。但是，我必须清楚地表示，印度认为南非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我们相信南非必须从这个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确认应由联合国负责的领土中撤离。

当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通过了第366(1974)号决议时，是有理由令人乐观的。在该决议中，安全理事会重申谴责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继续非法占领。此外，该决议要求南非郑重宣告愿意遵守联合国各项决议和决定，以及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关于纳米比亚的咨询意见。并进一步要求南非在这个宣告中，承认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统一。南非对第366(1974)号决议的反应可以形容为彻底的嘲笑。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南非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信中，清楚表示南非不会让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政治和宪法前途发生任何作用。显然地南非并不想维持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虽然它对这一点的表示是暧昧不清的。简短地说，南非已经清楚地表示它不会遵守第366(1974)号决议的规定，南非代表在安全理事会目前的辩论期间所作的发言，以及载于S/11948号文件中他给秘书长的信，都只能证实一点，即南非将继续实行它在纳米比亚推行的方向错误而具有挑衅的政策。

当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五年五月开会审议关于应该对南非采取何种《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适当措施，方能使它遵守联合国的各项有关决议时，安理会对南非的目的是清楚了解的。我们都知道当时的情形。由于安理会的三个常任理事国投下否决票而使安全理事会陷于瘫痪，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但是，这种发展并不能影响第366(1974)号决议的效力。事实上，大会在第3399(XX X)号决议中已经促请安全理事会紧急处理纳米比亚问题，并采取行动执行其第366(1974)号决议。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现在安理会举行审议，我国代表团衷心希望安理会这一次能够有所行动，从而使南非撤离它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因此安理会的责任非常重大。它必须采取行动，确保南非遵守它的决定；否则联合国的信誉，事实上《联合国宪章》本身的规定，都会受到危害。

过去几个月在纳米比亚发生的事件有特别令人不安的发展。一九七五年八月，南非政权对纳米比亚人发动了一次镇压、逮捕、监禁的新的浪潮。无疑的，这与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召开的所谓制宪会议有关。显然，掩藏在这些对纳米比亚人民再度展开的恐怖和残暴行为后面的真正目的是要在所谓的制宪会议召开以前，把所有在纳米比亚真正和涉嫌反对该政权的人逮捕下狱。这个制宪会议的真正目的是打算分化纳米比亚人民，从而延长南非对该领土的控制。

众所周知，南非当局搜罗来参加所谓的制宪会议的都是些支持成立“班图斯坦”想法的人。这个所谓的制宪会议把受到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联合国承认的唯一真正代表纳米比亚人民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排除在外。纳米比亚各个非洲集团组成的纳米比亚国民大会这个庞大组织也没有参加那个制宪会议。对这个所谓的制宪会议的举行应该以直截了当的语言加以谴责。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会议完全是为了企图实行所谓的奥登达尔计划，这个计划最初曾提议把纳米比亚按部落的界限区划为十二个所谓的“本土”。这根本就是披着结合外衣的吞并行为，也是打着立宪幌子的种族歧视。

这个所谓的制宪会议通过了一个《意图声明》，根据该声明，纳米比亚将在一

九七八年取得某种“独立”，形成一个不同种族组成的松散的联邦，在这个联邦中白人移殖者将保有领土中最富庶的那部分土地。这个《意图声明》似乎正是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南非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信中所宣布的政策。这个政策不久前也经南非代表在安理会上发言中加以重申。

任何人听到他的发言都可能以为纳米比亚在那个非法行政机构下已经变为一块丰饶肥美的沃土，居民现在几乎是生活在天堂中。此外，在整篇演讲中有一种无辜被触怒的腔调，因为世界大家庭没有对南非在纳米比亚所担当的“伟大任务”给予承认。这种腔调与那个在本国实行凶残的、事实上是犯罪的种族隔离政策、并且对一个委任统治的领土进行非法占领的国家的代表，并不相称。

那个国家不但没有对曾经郑重委托给它管理的纳米比亚居民履行促进他们的福利的责任，反而把它的不人道的、卑鄙的种族隔离制度输出到纳米比亚、无情地剥削该领土的财富，大搞恐怖、镇压和迫害，并且现在正企图破坏它的领土完整。难道南非代表以为他是在对一些无知而天真的人说话吗？他应该记得他是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言，在这个会议厅里没有人会被这种活蒙混欺骗的。

我们还收到了关于南非在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中增派军队的惊人报告。南非军队不仅被用来镇压纳米比亚人民的正当愿望，并且还有报告证明南非把沿着纳米比亚与安哥拉边境一长条地带里的家庭强迫迁移。这造成了数世纪来就居住在那个地区的纳米比亚人民更多的苦难和悲惨。在强迫迁移边境人口的背后存在着恶毒的用心。甚至在安哥拉独立以前，南非军队就已经占领了安哥拉南部的卡卢奎水坝。自从安哥拉独立以后——我国政府欢迎它的独立——南非就一直派遣军队进入那个新独立的国家。这一切都显示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本质。它不仅以为它能够不受惩罚地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且更以为它的部队能够进入一个新独立国家的领土。但是，安全理事会竟然听到南非代表说南非不是一个殖民国家，并且它希望与邻国和平相处。这真是对“和平相处”的一种奇妙的体会。

南非的那些行为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那些行为清楚地表明，南非的政

策危害到国际的和平与安全，特别是非洲南部的和平与安全。因此，就更有必要采取适当措施，强迫南非改变它目前的作法，以免造成巨大的灾难。

现在有了一个改变南非作法的机会，安全理事会应当抓住这个机会。大会在第3399(XXX)号决议中决定，应当作为紧急事项，在联合国的直接监督和控制下在纳米比亚举行全国自由选举。我可以加上一点，大会的那个决议是绝大多数会员国投票赞成而通过的，虽然有七国弃权，但没有任何人反对。

假如南非真正诚心给予纳米比亚人民行使自决和独立权利的机会，那么这就是那个政权可以利用的机会。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举行的选举必定是自由而公正的。选举的结果将清楚地表示纳米比亚人民的愿望。假如象南非认为的那样，纳米比亚人民要它留在该领土中，那么纳米比亚人民一定会表示他们的愿望所在。但是，如果纳米比亚人民作出不同的决定，那么南非当然必须遵照纳米比亚人民的意旨和愿望，以及遵守它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义务，从该领土中撤出。举行这样的选举将向一切有关方面清楚表明该领土人民所自由表达的愿望。这些选举应该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举行，不仅因为这样可以保证选举的自由和公正，并且因为联合国是纳米比亚的合法管理当局。

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已经转达了该理事会的意见，说明安全理事会至低限度必须作到的事。印度是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一员，我国代表团支持他所提出的五点主张。

纳米比亚人民在行使他们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上所可选择的和平途径正在逐渐减少。他们将越来越被迫依赖武力以达到他们的目标和愿望。但是仍然有机会为这个问题找到和平解决办法。

现在端赖安理会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作出一个恰当的决定。我们希望以安理会的智慧，能够为达到和平解决，找到正确的方法。

主席：根据我与安理会各理事国协商的结果，安理会下次会议将在明日下午三时举行，希望到时结束辩论，对已经提交安理会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下午七时散会